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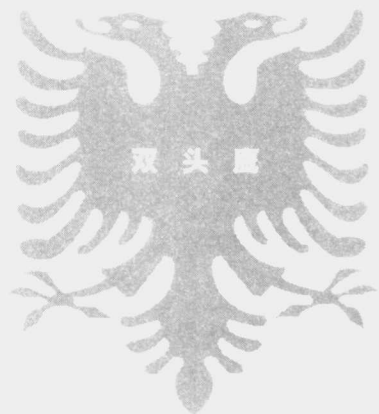
别尔嘉耶夫 著



美是自由的呼吸

山东友谊出版社

别尔嘉耶夫 著 方 珊 何 强 王利刚 选编



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

美 是 自 由 的 呼 吸 — 别 尔 嘉 耶 夫 著

智 慧 随 笔

山 东 友 谊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是自由的呼吸 / 别尔嘉耶夫著 方珊

何强 王利刚选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5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ISBN 7-80642-922-0

I. 美... II. ①别... ②方... ③何... ④王...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081 号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美是自由的呼吸

别尔嘉耶夫 著 方珊 何强 王利刚 选编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0mm × 220mm

印 张: 15.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7-80642-922-0

定 价: 2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双头鹰文库

总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世纪—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世纪—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基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联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

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对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的启蒙运动，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但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强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所写到的：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神性信仰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

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地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更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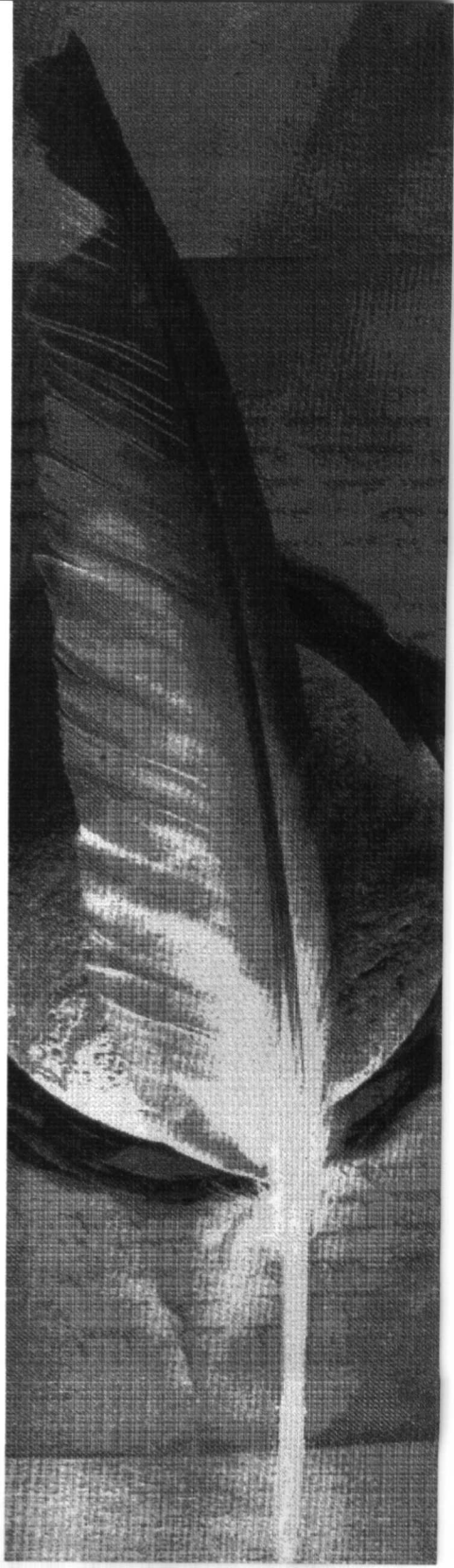
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对中国读者了解甚少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做了介绍,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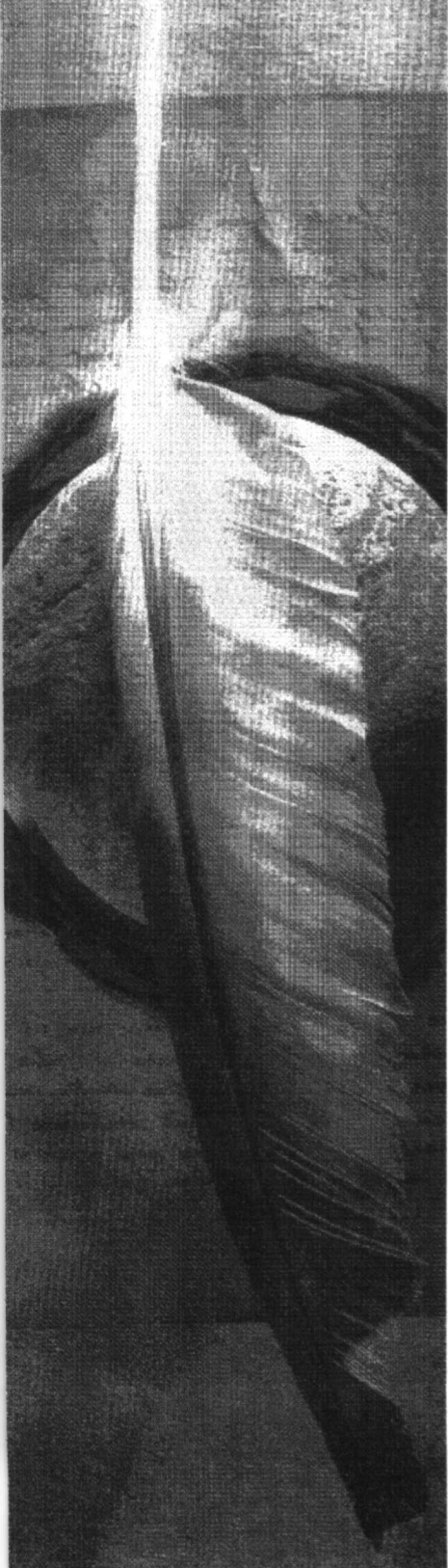
“双头鹰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俄罗斯文化学典之大业,并与同辈学者共铸文化交流之辉煌,推进国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全面了解。本文库定名为“双头鹰文库”,旨在让中国读者走近俄罗斯,走近俄罗斯之魂。双头鹰是俄国的国徽,也是俄罗斯文化之象征:它的一头偏向西方,另一头却朝向东方;一双眼睛盯着西方,另一双眼睛却凝视着东方。这恰好是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所处境遇的绝妙写照,也是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形象表现。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论人的精神/1
论禁欲/25
论人的个性/39
上帝是什么/55
诱惑与奴役/57
美是自由的呼吸/70
自由与时间或奴役/81
论革命/95
民族与人民/100
如何对待文化/105
对奴役的抗争/110
哲学与认识活动/112
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质量/124
命运悲剧与自由悲剧/125
论上帝与人的自由/127
论基督教的人学和人/134
死亡与永生/151
地狱的秘密/167
天堂在那里/185
对待死刑和技术的态度/192





爱与性/200

作为整体的法律与作为个体的人/210

论创造/214

论谎言/226

论庸俗/236

论人的精神



对人的三元理解，即人是精神的、灵魂的和肉体的存在物，具有永恒的意义，这个理解应该被坚持。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在人身上，与灵魂和肉体本质并列仿佛还有一个精神本质，这意味着，人的灵魂和肉体可以进入另外一种更高的精神生存秩序，人可以从自然的秩序过渡到自由的秩序，过渡到意义的王国，从纷争和敌对的秩序过渡到爱与结合的秩序。人是精神的存在物，在人身上有精神的能，但是在他身上没有与灵魂和肉体的本质和实体对立的，客观的精神本质、精神实体。人的肉体也可以在精神之中，可以被精神化。精神原则不是客观的原则。成为客体就意味着为主体而存在，客观性只是向主体的显现。但是，精神的实在性具有另外的来源，这不是来自客体的实在性，而是来自上帝的实在性，上帝是主体。我的内在精神体验不是客体。我不能成为自己的客体。主体不是实体，实体是自然主义的范畴，主体是行为。精神是这样

一个领域，思维和存在的区分与对立不能扩充到这里，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对思维客体的客体化和实在化。精神是灵魂的真理，是灵魂的永恒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具有价值论的特征，它与评价相关。精神性是人身上最高的质，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成就。精神赋予现实以意义，但精神不是另外一种现实。精神仿佛是上帝吹的气，这气渗透到人的实质之中，并将其生存的最高价值和最高质，内在的独立性和统一都传递给了人。对精神的实在性的客观理解导致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我的精神

状态和体验是否与某种真正的实在一致，或者这只是主体的状态？然而，这在根本上是对问题的错误提法，是从对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借用来的提法——主体应该反映某些客体。实际上，精神状态不与任何东西一致，这些状态是有的，它们就是原初实在，它们比反映客观世界的一切更具生存性。

精神永远是个性的和与个性相关的。只有主体和个性才固有自由，创造的积极性，完整性，在爱中与上帝以及与人们的交往。不能把客观精神实在化。客观精神不可能具有和上帝的交往，不能爱，不可能是自由的，不可能从内部被决定的。深度只在主体里。客观精神是决定论和规律性，它是思维的产物，人们把这个思维当做独立的实在。与一般不同，普遍是存在的，普遍是具体的，然而，一般则是抽象的。但是，普遍不是作为在个性之外的东西而存在，而是作为个性生命的最高内容存在，作为个性中的超个性的价值而存在。上帝是个性，而不是普遍的存在物。上帝的灵对人的精神的作用完全不意味着客观的和普遍的精神的临在，而是意味着克服主观的东西与呈现为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上帝的灵在人的世界里的作用的神秘性。与此相关的还有我们所谓的聚和性。集体的精神或客观的精神决定个性的精神生活，从外部规定人的生活。但是，精神是自由，它不决定，也不被决定。集体的精神只是隐喻的说法，在这个说法的背后隐藏着对人的生命中的精神的社会化，存在着聚和性的精神对人的作用与社会的决定之间的对立，对精神的社会化产生意识的幻想。精神与宗教的社会特征对立，宗教的社会特征总是建立在客体化的基础上。尼·哈特曼在客观精神和集体精神之间做了区分。但这在他那里所关联的是，他毕竟承认客观精神的存在。这是黑格尔的遗产。客观精神只是人的意识和人的精神性的状态，这个状态很类似于黑格尔的“不幸的意识”。客观精神与大多数人的信仰相关，

即与数量范畴相关。精神是在自身中的存在，就是超越自身，精神生活与超越相关，精神不是向外抛。不存在客观精神，只有对精神的客体化，没有集体的精神，只有对精神的社会化。这个把精神向外部引导的过程意味着精神道路上的内在时刻，只意味着精神性的状态。与此相关的是精神和历史的关系问题。

精神与历史相关。可以这样说，精神是历史的，只有精神知懂历史。尼·哈特曼也这样说，他在自己关于精神存在的书的副标题里称该书为历史哲学的基础。狄尔泰在历史里寻找这样的标志，根据这些标志可以辨认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展开。对基督教意识而言，精神与历史相关。与希腊对精神的理解不同，基督教把精神理解为是有历史的。在历史的王国里起作用的是自由，在自然王国里就没有这个自由。历史比自然更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与此同时，在历史里人不能认识自己的主观精神，自己的精神自由。在历史里发生的仿佛是主观精神和人的异化。正是历史最能使人想起客观的，普遍的精神的存在。可以确定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一方面，历史是我们人的事业，在历史里我们认识精神的标志，精神就是我们自己的深度。历史是同我们发生的，并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把历史放在精神的深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历史里发生的是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精神的异化。历史变成了我们的命运，它作为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力量和无情感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历史里也没有我们的自由。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历史是自由的自我展开和发展，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自由，也不是为了我们的自由。历史实现的不是人的目的，而是狡猾的普遍理性，普遍精神的目的。历史不愿意承认人的个性。我们的人的精神性与历史对立，我们在这个精神性里摆脱历史对人的无情的和残酷的统治。精神在历史里，在历史王国和文明里，在文化的“客观的”价值里化身。但这些化身与在主体里被揭示的精神的热情和自由是无法比拟的。历史不但是精神的化身，历

史也是精神的失败，在历史里没有实现精神的王国，这个王国是上帝的国。当人们肯定上帝和历史精神的内在性时，那么这实质上导致了保守的结果。精神是革命的。但精神在历史里的化身产生的是保守的惰性力量。精神不再是为了自己在自身中的存在，它成为为了他者的存在和在他者中的存在，即精神的主要标志——自由丧失了。这完全不意味着精神生命中的超越。超越总是向上发生的，而不是向下。在历史里对精神的客体化意味着，上帝的国没有到来。

精神意味着世界生命和世界历史里的中断和突破。精神不通过进化的途径发挥作用。不存在精神的发展，这将意味着规律性，这是与自由对立的。在黑格尔那里，自由自身是规律性。精神是突破。它作为超越和跨越界限和边界的力量起作用。超越的东西是秘密和无限性。精神就来自于这个秘密和无限性。精神在人身上是内在地在起作用，在人身上有精神的体验。但是，在这里不是内在的东西是内在的，而是超验的东西是内在的。精神意味着人的生命中的永恒的超越。实质上，不存在静态的超越的东西，只存在超越。这是精神和精神生命的秘密。精神是在自身中的存在，即是从外部的不可确定性。与此同时，精神生命是不断的超越，是走出自己的界限，但不是因为决定，而是因为自由。纯粹的自然过程是内在的，它们发生在封闭的范围里。这就是决定的结果。精神过程则在超越着。这是自由的结果。然而，超越与内在是相关的。精神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长驻。在精神里超验的东西是自己自身的东西。上帝是超验的，深渊使人与上帝分开。但上帝的超验性是我们的内在体验。在人身上揭示的是神的东西，神的东西对人而言是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东西。这意味着，神的东西不是作为决定在起作用，而是作为自由在起作用。上帝不是客体，精神不是客体，客体化的存在只是在精神道路上的客体化。因此，没有来自外部的决定。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主体，它是内在的。从客体那里不会出现任何精神的东西。在自由之

外精神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与自由对立的客体化是次要的和派生的，必须从内部出发理解客体化。为此必须理解象征化过程，理解象征和实在的关系。

客观精神只是精神的象征意义。精神是实在的。文化是象征的，社会生活是象征的。在客体里永远没有实在，在客体里只有实在的象征。实在自身永远在主体里。客体化的结果呈现为客观精神，因此在客体化里不可能有任何实在—神圣的东西，只有神圣的东西的象征。在客观的世界历史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只有程式化的象征化，神圣的东西只能在生存的世界里，在生存的主体里。精神的现实深度可以在对命运的体验中，在痛苦、忧郁、死亡、爱、创造中，在自由中被生存地认识，而不是在客体里。宗教首先具有生存的特征，它根植于精神里，它是与原初实在的接触。但宗教遭到客体化，在这个客体化里给定的已经不是原初实在，而是象征。在这里，不应该唯心主义地理解象征主义，把它理解为人的心理状态的象征，而应该现实主义地理解它，把它理解为存在的原初实在自身的象征。但象征可能被当做实在，那时向实在的返回将是十分困难的。对启示的理解自身也遭到客体化。这个客体化在所有专横的教会思想体系里都能特别清楚地看到。人们把启示想象为客观的对象实在或概念体系向人身上的进入，这些概念被赋予实在的意义。这是对启示的理解中的幼稚的实在论，它没有意识到主体的积极性。但幼稚的实在论是幼稚的、无意识的客体化的产物，这个客体化是由主体进行的，这个实在论是意识的幻想，也最远离实在。在这样的理解中，精神是和自己自身异化的东西，精神呈现为从外部，从客体那里获得的东西。对启示的批判，即净化启示，从中排除幼稚的客体化，将导致把启示理解为精神对精神的作用，上帝的精神对人的精神，对人的自由和人的意识以及良心的作用，它们都是积极的。启示是精神生命内部的事

件，只有在精神生命里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在次要的过程里精神向外抛，在这样的过程里启示在客体化着，呈现为外部事件，来自于客体的事件。但在信仰和爱里和基督相遇不是和客体相遇，如在客体化里呈现的那样，而是和主体的相遇，和“你”的相遇，即属于生存的层面。和上帝的相遇是和主体的相遇，而不是和客体的相遇。主体从来不作为强迫性的客观性作用于主体。权威是强迫性的客观性，但它不意味着主体对主体的作用，精神对精神的作用。权威是客体化的典型产物，它是大量的人的主体的造物，是对主体的精神状态，它们的未解放性，精神上的未成熟性，它们的自我异化性的象征化。权威在社会日常性的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但在真正实在的精神性里上帝完全不是权威，启示完全不是权威，因为这里不存在这样的客观性，没有这样的客观性就没有权威的象征的幻想。人在自己的弱点里寻找权威，他可以稳固地依靠这个权威，但是，他所依靠的这个权威只是弱点的产物，只是其主观性的投影，这个主观性没有能力走向他者，走向具体一普遍的东西。权威恰好使人成为封闭于自身之中的，把某种东西理解为是从外部发挥作用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封闭性和没有能力超越自己。权威是类的原则对个体原则的统治，它根植于类的存在之中。这就是客体化，它产生共性对个性生存的统治的幻想。

宗教的社会化形式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在精神生命的道路上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上帝的国没有到来。在作为社会建制的教会里发生的是圣灵的客体化。这也是社会化，即适应人类大众的社会日常性，适应精神在他们中的异化。精神性始终只在顶峰上。但教会标志的不单是社会建制，社会建制总是与日常性世界相关，教会也有生存的意义。在对教会的第二个理解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如同在第一个理解中权威占统治地位一样。良心是人的精神深度和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同时良心是自由，不能被异化和客体化，不能被转移到某些集体机构之中去。精

神是纯洁的和摆脱了社会有益性的。社会有益性只是在客体化的情况下才出现。作为历史中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建制，教会服从客体化世界的法律，处在功利性的统治之中，在其中真理被掩盖了。真理是精神的，它对客体化世界，客体化社会的组织完全不是有益的，它甚至是有害的。真理是世界的爆破。不是来自于客体世界的基督教启示的纯粹的真理将引向世界的终结。但这个真理被客体化和社会化了，适应了对社会日常性来说的有益性，历史的基督教只因为如此才成为可能的。建立在没有被客体化和社会化的真理基础上的真正的基督教将是世界上的人格主义的革命。甚至在《福音书》里精神启示的纯洁性也被人的社会环境，人的语言，人的局限性弄模糊了。在自己的历史成果中精神永远也不能完全表达自己，它不是在实现自己，而是使自己象征化。启示的现象学应该导致对这样一个真理的意识，相对于一切客体化的存在的绝对首要性属于精神，即自由。真正神圣的东西只在精神里，而不在自然界里，不在历史里，不在社会里，哪怕是教会的社会里。完善不可能在任何有限中被给定，它在无限（apeiron）之中，在无限的创造之中。精神的客体化制造集体，这些集体认为自己仿佛是客观的精神。但生存的精神共性完全不是客观精神。精神共性、聚和性可能在每个个性里，在每个主观精神之中，尽管它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加和。这个精神的共性是主观的个性精神的普遍的质的内容，它在精神世界里实现，而不在客体化世界里实现。集体的精神已经是次要的东西，已经是客体化。但精神的增长不但可以结合，而且也可以分化。

精神是超意识。精神的客体化通常意味着服从意识的局限性。客体化和理性化世界有关，和被概念加工过的世界有关。生存的秘密因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精神的彻底胜利将意味着作为非真正世界的客观世界的毁灭和消失，以及向生存的层面，向真正的生存的过渡，意味着从象

征化向实现的过渡。这样的过渡在真正的爱里实现，真正的爱把火带到大地上来。问题在于，如何在世界上实现精神，即不让它处在未展开的状态，处在仿佛是潜在的状态，同时不对它进行客体化，不使之与自己异化，不把生存向堕落的世界里抛。这就是创造的精神问题。这意味着，精神性应该在世界上被实现，而不是被象征，应该在生存里实现，而不是在客体里。人不是无肉体的精神，而是化身了的精神。他的使命就是创造地化身。但化身与客体化不是同一的。在化身里“我”可以面对“你”，而不是面对客体。爱的化身就是如此，这是实在的爱，而不是象征的，只在符号中呈现出来的爱。客体化总是偏向符号。在客体世界里任何东西都不能被实现，而只是被标志出来。在认识里，客体化制定概念，把现实理性化，不懂得个体的东西；在人们的交往里，客体化制定国家、法制、家庭的形式，它们与内在的生存，与个性的秘密都是不可比的；在道德生活里，客体化制定规范，这些规范没有能力照耀和实在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在宗教生活里，客体化制定教义、教规和建制，它们掩盖和上帝及近人的现实的关系，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整个可见的客观世界只是精神世界的象征。精神的客体化产生的是悲观主义的思想。但是关于精神的历史客体化的悲观主义思想自身不能破坏对人及其创造使命的信仰。这只是分化之路，人经历这条路，这只是体验命运，在这个命运里他与自己异化，以便然后再向自己返回。在文化中，在国家里，在民族和经济生活里，等等，人经历精神的客体化。这就是精神在历史中的悲剧。

实际上世界不是在真理之上被组建的，而是在谎言之上被组建的，这个谎言被认为是社会地有益的。存在着社会地有益的谎言，是它在统治世界。基督教真理自身被变成了社会地有益的谎言。真理，纯粹的真理可能是危险的和破坏性的，它不拥有社会的有益性，不为任何人提供

有益的服务。真理可能是世界的爆破，是对世界的审判，是世界的终结。纯粹的，没有被歪曲的，没有适应世界的低级状态的，基督教的真理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真理在精神上是革命的，精神是革命的，尽管这个革命性与政治的革命性是不同的。客体化弱化，甚至完全消灭真理（即精神）的这个“破坏性”和“无序性”，因为精神是存在的真理。因此基督的事业被修改了，适应了那一百万百万富翁的水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世界和人的命运是悲剧的，就是由于真理和益处，主观的、个性的精神和“客观的”精神、一般的这个根本的二元论，由于生存和客体化的二元论。真理只在主观精神里给定，而且它是生存的。在“客观的”精神里从真理中获得了有益的运用，真理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存性。在“客观的”精神里真理不是被实现，而只是被象征化，过分经常地获得浮华的特征。精神在社会里的胜利将意味着人格主义、个性交往、在人的和人性的“我们”里的个性与个性的关系、对每个给定个性都是最高价值的承认的胜利。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建立“客观的”社会，而是建立“主观的”社会。但把社会的人格主义和主观的特征与个人主义等同起来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正是人格主义的和主观的社会性，是生存层面的胜利，在这个层面上个性永远使自己向共性超越，超越客体化的层面。这将是人类社会中的真正革命，这个革命将不意味着给人改变服装，程式化的象征化和新的客体化，即使人与自己异化。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在其中没有客体，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像对待客体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精神的王国和自由的王国，在极限上它意味着上帝的国的到来。这不是精神的客体化，而是精神的化身。客体化以及伴随它的异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不寻找上帝的国。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这样一种世界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客体化不但有否定的意义，还有肯定的意义。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唯我主义，自我肯定的和封闭在自身中的主观性比客体化还糟